

ZHONGGUOSHIDA

中國十大

文豪全集

WENHAOQUANJI

蘇軾



苏轼全集

[清] 王文诰 注

于宏明 点校

(十七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书郭文语

温峤尝问郭文曰：“人皆有六亲相娱，先生弃之，何乐？”文曰：“本行学道，不谓遭世乱，欲归无路尔。”又问曰：“饥思食，壮思室，自然之理。先生独无情乎？”曰：“情由忆生，不忆故无情。”又曰：“先生独居穷山，死则为乌鸢所食，奈何？”曰：“埋藏者食于蝼蚁，复何异？”又问曰：“猛兽害人，先生独不畏耶？”曰：“人无害兽心，则兽亦不害人。”又曰：“世不宁则身不安，先生何不出以济世乎？”曰：“此非野人之所知也。”予尝监钱唐郡，游余杭九锁山，访大涤洞天，即郭先生之旧隐也。洞天有巨壑，深不可测，盖尝有敕使投龙简云。戊寅九月七日，东坡居士夜坐，录此。

书徐则事

东海徐则，隐居天台，绝粒养性。太极真人徐君降之，曰：“汝年出八十，当为王者师，然后得道。”晋王广闻其名，往召之。则谓门人曰：“吾年八十来召我，徐君之言信矣。”遂诣扬州。王请受道法，辞以时日不利。后数日而死，支体如生。道路皆见其徒步归，



云：“得放还山。”至旧居，取经书分遗弟子，乃去。既而丧至。予以谓徐生高世之人，义不为炀帝所污，故辞不肯传其道而死。徐君之言，盖聊以避祸，岂所谓危行言逊者耶？不然，炀帝之行，鬼所唾也，而太极真人肯置之齿牙哉！

书四适赠张翥

张君持此纸，求仆书，且欲发药。不知药，君当以何品？吾闻《战国策》中有一方，吾尝服之，有效，故以奉传。其药四味而已，一曰“无事以当贵”，二曰“早寝以当富”，三曰“安步以当车”，四曰“晚食以当肉”。夫已饥而食，蔬食有过于八珍。而既饱之余，虽刍豢满前，惟恐其不持去也。若此可谓善处穷者矣。然而于道则未也。安步自佚，晚食自美，安以当车与肉为哉？车与肉犹存于胸中，是以有此言也。

记导引家语

导引家云：“心不离田，手不离宅。”此语极有理。又云：“真人之心，如珠在渊。众人之心，如瓢在水。”此善喻者。



书梦中靴铭

轼倅武林日，梦神宗召入禁中，宫女围侍，一红衣女童，捧红靴一只，命轼铭之。觉而忘之，记其一联云：“寒女之丝，铢积寸累。天步所临，云蒸雾起。”既毕，进御，上极叹其敏，使宫女送出，睇视裙带间，有六言诗一首云：“百叠漪漪水皱，六铢纚纚云轻，直立含风广殿，微闻环佩摇声。”

跋李氏述先记

东坡居士曰：贼以百倍之众临我，我无甲兵城池，虽慈父孝子，有不能相保者。李君独能鋤耰棘矜，相率而拒之，非其才有所足恃，德有所不忍违，恶能然哉？余恨不得其平生行事本末，当有绝人者，非特此耳。士居平世，微幸以成功名者，何可胜数，而危乱之世，豪杰之士淹没而无传者，亦多矣，悲夫！元祐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书。

记朱炎禅颂

芝上人言：近有节度判官朱炎者，学禅久之，忽



于《楞严经》若有所得者。问讲僧义江云：“此身死后，此心何在？”江云：“此身未死，此心何在？”炎良久以偈答曰：“四大不须先后觉，六根还向用时空。难将语默呈师也，只在寻常语默中。”师可之。其后竟坐化。真庙时人也。

改观音经

《观音经》云：“咒咀诸毒药，所欲害身者。念彼观音力，还着于本人。”东坡居士曰：“观音，慈悲者也。今人遭咒咀，念观音之力，而使还着于本人，则岂观音之心哉？”今改之曰：“咒咀诸毒药，所欲害身者。念彼观音力，两家总没事。”

论六祖坛经

近读六祖《坛经》，指说法、报、化三身，使人心开目明。然尚少一喻。试以喻眼：见是法身，能见是报身，所见是化身。何谓“见是法身”？眼之见性，非有非无，无眼之人，不免见黑，眼枯睛亡，见性不灭，则是见性，不缘眼有无，无来无去，无起无灭。故云“见是法身”。何谓“能见是报身”？见性虽存，眼根不具，则不能见，若能安养其根，不为物障，常使光明



洞彻，见性乃全。故云“能见是报身”。何谓“所见是化身”？根性既全，一弹指顷，所见千万，纵横变化，俱是妙用。故云“所见是化身”。此喻既立，三身愈明。如此是否？

记袁宏论佛

袁宏《汉记》曰：“浮屠，佛也。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。佛者，汉言觉也，将以觉悟群生。其教，以修善慈心为主，不杀生，专务清净。其精者为沙门。沙门，汉言息也。盖息意去欲，归于无为。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，随复受形，生时善恶，皆有报应。故贵行善修道，炼精养神，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。”先生曰：“此殆中国始知有佛时语也。虽若浅近，而大略具是矣。野人得鹿，正尔煮食之尔。其后卖与市人，遂入公庖中，饌之百方。鹿之所以美，未有丝毫加于煮食时也。”

书赠邵道士

耳如芭蕉，心如莲花。百节疏通，万窍玲珑。来时一，去时八万四千。此义出《楞严》，世未有知之者也。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，书赠都峽邵道士。



书正信和尚塔铭后

太安杨氏，世出名僧。正信表公兄弟三人，其一曰仁庆，故眉僧正。其一曰元俊，故极乐院主，今太安治平院也。皆有高行。而表公行解超然，晚以静觉。三人皆与吾先大父职方公、吾先君中大夫游，相善也。熙宁初，轼以服除，将入朝，表公适卧病，入室告别。霜发寸余，目光瞭然，骨尽出，如画须菩提像，可畏也。轼盘桓不忍去。表曰：“行矣，何处不相见。”轼曰：“公能不远千里相从乎？”表笑曰：“佛言生正信家，千里从公，无不可者，然吾盖未也。”已而果无恙，至六年乃寂。是岁，轼在钱塘，梦表若告别者。又十五年，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、颂及塔记相示，乃书其末。

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

释迦以文教，其译于中国，必托于儒之能言者，然后传远。故《大乘》诸经至《楞严》，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，以房融笔授故也。柳子厚南迁，始究佛法，作曹溪、南岳诸碑，妙绝古今，而南华今无刻石者。长老重辩师，儒释兼通，道学纯备，以谓自唐至今，



颂述祖师者多矣，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。盖推本其言，与孟軻氏合，其可不使学者昼见而夜诵之。故具石请予书其文。《唐史》：元和中，马总自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，徙桂管经略观察使，人为刑部侍郎。今以碑考之，盖自安南迁南海，非桂管也。韩退之《祭马公文》亦云：“自交州抗节番禺，曹溪谥号，决非桂帅所当请。”以是知《唐史》之误，当以《碑》为正。绍圣二年六月九日。

书楞伽经后

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，先佛所说，微妙第一，真实了义，故谓之佛语。心品祖师达磨以付二祖曰：吾观震旦所有经教，惟《楞伽》四卷可以印心，祖祖相受，以为心法。如医之有《难经》，句句皆理，字字皆法，后世达者神而明之，如盘走珠，如珠走盘，无不可者。若出新意而弃旧学，以为无用，非愚无知，则狂而已。近岁学者各宗其师，务从简便，得一句一偈，自谓了证，至使妇人孺子，抵掌嬉笑，争谈禅悦，高者为名，下者为利，馀波末流，无所不至，而佛法微矣。譬如俚俗医师，不由经论，直授方药，以之疗病，非不或中，至于遇病辄应，悬断死生，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语矣。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，或捷于古人，因谓《难经》不学而可，岂不误哉！《楞伽》义趣



幽眇，文字简古，读者或不能句，而况遗文以得义，忘义以了心者乎？此其所以寂寥于是，几废而仅存也。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，以广大心得清净觉，庆历中尝为滁州，至一僧舍，偶见此经，入手恍然，如获旧物，开卷未终，夙障冰解，细视笔画，手迹宛然，悲喜太息，从是悟入。常以经首四偈，发明心要。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，今年二月，过南都见公于私第。公时年七十九，幻灭都尽，惠光浑圆；而轼亦老于忧患，百念灰冷。公以为可教者，乃授此经，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。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：“印施有尽，若书而刻之则无尽。”轼乃为书之，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，遂以为金山常住。元丰八年九月日，朝奉郎、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。

书金光明经后

轼之幼子过，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讳闰之，字季章，享年四十有六。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，卒于京师，殡于城西惠济院。过未免丧，而从轼迁于惠州，日以远去其母之殡为恨也。念将祥除，无以申罔极之痛，故亲书《金光明经》四卷，手自装治，送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中，欲以资其母之往生也。泣而言于轼曰：“书经之劳微矣，不足以望丰报，要当口诵而心通，手书



而身履之，乃能感通佛祖，升济神明，而小子愚冥，不知此经皆真实语耶，抑寓言也？当云何见云何行？”轼曰：“善哉问也。吾常闻之张文定公安道曰：佛乘无大小，言亦非虚实，顾我所见如何耳。万法一致也，我若有见，寓言即是实语；若无所见，实寓皆非。故《楞严经》云：若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涅槃。若诸菩萨急于度人，不急于成佛，尽三界众生皆成佛已，我乃涅槃。若诸菩萨觉知此身，无始以来，皆众生相。冤亲拒受，内外障护，即卵生相。坏彼成此，损人益己，即胎生相。爱染留连，附记有无，即湿生相。一切勿变，为己主宰，即化生相。此四众生相者，与我流转，不觉不知，勤苦修行，幻力成就。由此四相，伏我诸根，为涅槃相。以此成佛，无有是处。此二菩萨，皆是正见。乃知佛语，非寓非实。今汝若能为流水长者，以大愿力，象取无碍法水，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鱼，又能观诸世间，虽甚可爱，而虚幻无实，终非我有者，汝即舍离。如萨埵王子舍身，虽甚可恶，而业所驱迫，深可怜悯者，汝即布施。如萨埵王子施虎，行此舍施，如饥就食，如渴求饮，则道可得，佛可成，母可拔也。”过再拜稽首，愿书其末。绍圣二年八月一日。

金刚经跋尾

闻昔有人，受持诸经，摄心专妙。常以手指，作



捉笔状，于虚空中，写诸经法。是人去后，此写经处，自然严净，雨不能湿。凡见闻者，孰不赞叹，此希有事。有一比丘，独拊掌言，惜此藏经，止有半藏。乃知此法，有一念在即为尘劳，而况可以声求色见。今此长者，谭君文初，以念亲故，示入诸相。取黄金屑，书《金刚经》，以四句偈，悟入本心。灌流诸根，六尘清静。方此之时，不见有经，而况其字。字不可见，何者为金。我观谭君，孝慈忠信，内行纯备。以是众善，庄严此经，色相之外，炳然焕发。诸世间眼，不具正见，使此经法，缺陷不全。是故我说，应如是见。东坡居士，说是法已，复还其经。



苏轼文集卷六十七

题跋 诗词

书苏李诗后

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。予本不识陈君式，谪居黄州，倾盖如故。会君式罢去，而余久废作诗，念无以道离别之怀，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，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，书以赠之。春秋之时，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，不必已作也。

书鸡鸣歌

余来黄州，闻黄人二三月皆群聚讴歌，其词固不可分，而其音亦不中律吕，但宛转其声，往反高下，如鸡唱尔。与庙堂中所闻鸡人传漏，微有相似，但极



鄙野耳。《汉官仪》：“宫中不畜鸡，汝南出长鸣鸡，卫士候朱雀门外，专传鸡鸣。”又应劭曰：“今《鸡鸣歌》也。”《晋太康地道记》曰：“后汉固始、鲟阳、公安、细阳四县，卫士习此曲于阙下歌之，今《鸡鸣歌》是也。”颜师古不考本末，妄破此说，余今所闻岂亦《鸡鸣》之遗声乎？土人谓之山歌云。

记阳关第四声

旧传阳关三叠，然今歌者，每句再叠而已，通一首言之，又是四叠。皆非是。或每句三唱，以应三叠之说，则丛然无复节奏。余在密州，有文勋长官，以事至密，自云得古本阳关，其声宛转凄断，不类向之所闻，每句皆再唱，而第一句不叠。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。及在黄州，偶读乐天《对酒》诗云：“相逢且莫推辞醉，新唱阳关第四声。”注：“第四声：‘劝君更尽一杯酒。’”以此验之，若第一句叠，则此句为第五声矣，今为第四声，则第一不叠审矣。

书孟东野诗

元丰四年，与马梦得饮酒黄州东禅。醉后，诵孟东野诗云：“我亦不笑原宪贫。”不觉失笑。东野何缘



笑得原宪？遂书此以赠梦得。只梦得亦未必笑得东野也。

题孟郊诗

孟东野作《闻角》诗云：“似开孤月口，能说落星心。”今夜闻崔诚老弹《晓角》，始觉此诗之妙。

书渊明饮酒诗后

“颜生称为仁，荣公言有道。屡空不获年，长饥至于老。虽留身后名，一生亦枯槁。死去何所知，称心固为好。客养千金躯，临化消其宝。裸葬何必恶，人当解意表。”此渊明《饮酒》诗也。正饮酒中，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。元丰五年三月三日，子瞻与客饮酒，客令书此诗，因题其后。

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

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，方欲遣人求之，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，字大纸厚，甚可喜也。每体中不佳，辄取读，不过一篇，惟恐读尽，后无以自遣耳。



题渊明诗二首

陶靖节云：“平畴返远风，良苗亦怀新。”非古之偶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，非余之世农，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。

又

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。泛此无忧物，远我遗世情。一觴聊独进，杯尽壶自倾。日入群动息，飞鸟趋林鸣。啸傲东窗下，聊复得此生。”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，则凡役于物者，非失此生耶？

题渊明咏二疏诗

此渊明《咏二疏》也。渊明未尝出，二疏既出而知返，其志一也。或以谓既出返，如从病得愈，其味胜于初不病，此惑者颠倒见耳。



题渊明饮酒诗后
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因采菊而见山，境与意会，此句最有妙处。近岁俗本皆作“望南山”，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。古人用意深微，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，此最可疾。近见新开韩、柳集多所刊定，失真者多矣。

题文选

舟中读《文选》，恨其编次无法，去取失当。齐、梁文章衰陋，而萧统尤为卑弱，《文选引》，斯可见矣。如李陵、苏武五言，皆伪而不能去。观渊明集，可喜者甚多，而独取数首。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。渊明《闲情赋》，正所谓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正使不及《周南》，与屈、宋所陈何异，而统乃讥之，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！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书。

题鲍明远诗

舟中，读鲍明远诗，有字谜三首。飞泉仰流者，旧说是井字。一云乾之一九，只立无耦，坤之六二，